

文艺理论译丛

再論灵感与技巧

第三輯 第十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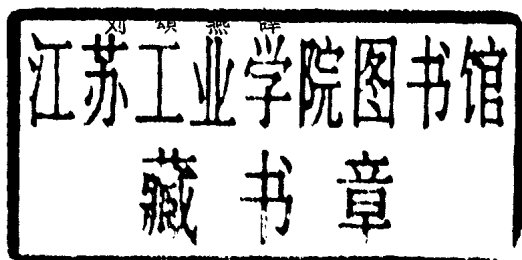
新文艺出版社



文艺理论译丛

艺术的人民性

[苏]万斯洛夫著



新文艺出版社

• 1958 •

再論灵感与技巧

〔苏〕英貝尔著

戈 安 译

*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号 1648

开本 787×1092 耗1/32 印張1 1/8 字數 20,000

1958年4月第1版

195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4,600 定价(7) 0.12 元

文字的力量①

1

文字具有巨大的力量。

特別是詩的文字的力量尤其偉大。詩的“負荷量”是驚人的。無怪乎我們要這樣說：在某一部作品里，作家“擔負”起了一個巨大的主題。

通常，這主要是就散文而言的：它註定要“擔負”起許多層層疊疊的事件，從一個國家講到另一個國家，從一個時代談到另一個時代，此外，還要發掘感情的隱秘的寶藏。

但是，這一切對詩來講，也是同樣適用的。

須知馬雅可夫斯基曾經這樣講過：

我知道詩句的力量。看上去雖微不足道，
就象為跳舞者的腳踵所踐踏的花瓣……

是呀，正是如此。輕盈而又嬌弱。“看上去雖微不足道……”、“就象被踐踏的花瓣”，而事實上，詩的遒勁有力是罕見的。有時，詩能“擔負”起的东西，却並非所有的散文都

能胜任。

……几年之前，当我们在高加索迎接春天时，常常去游览山地的公园。我们坐在石板铺成的平台上，柱形栏杆的前面。

留心观察春天怎样一天天地向上升，是饶有趣味的事儿。春天在攀到了雪峰的边界之后，就无法再向上去了，因为对春天来讲，通往雪峰的道路是没有的。但是现在离开峰巅还远着哩。不过，在低处，在温暖的溪谷中，果树却已经开花了，在黑油油的地上，已经长满了状如卷发的嫩绿的蒿苳，而在花园里，白头翁也开始忙碌起来了。

即便是在我们所在的那个高地上，春天也已经主宰了万物。有一次，我们看到了一件稀奇透顶的事情：几块沉甸甸的石板（非常之沉）翘了起来，离地约有两个指头那么高。我们仔细察看了一番，原来是顽强地茁长着的青草把它们顶了起来，这些草是当时平台的建筑者没有锄干净而残留下来的。

青草稍微偃下一点腰去，用自己孱弱的小肩膀撑起了那些沉甸甸的、看来似乎是为它们所无力担负起的龐然大物。

然而，青草却有足够的力量把它们撑起来。

① 本文系英贝尔所著的论文集“灵感与技巧”的第二篇。第一篇之中譯文已編入新文艺出版社的“文艺理論譯丛第二輯”。

2

旅行乃是更新、充實、豐富自己語匯的非常好的方法，如果有可能的話，乘了汽車旅行那就更為理想。

在旅途中，你可以知道許多許多村庄、河流、溪澗的聞所未聞的稀奇古怪、別出心裁的名稱。

這種跟某個地方的親密的、“傾心的”交往本是往昔坐大車、四輪馬車或者輕便馬車外出游歷時的特點。現在，這種傾心交往的性質與往先有所不同了。

土地重又在我們的車輪底下了，雖然路面上已鋪上了柏油或者瀝青（遺憾的只是：並非到處都是這樣的路），但是畢竟看不到枕木和鐵軌，听不到汽笛聲，也用不着逢站就停了，而最主要的是躲開了那些你不听也得听的絮聒不已的擴音器。

我們重又沿着幽靜的公路行進着，時而馳過森林的邊緣，時而又馳過帶形的草地。要是我們並沒有被那個老是糾纏着汽車運動員的“快速度的魔鬼”所駕御的話，那麼我們就可以看到許多有趣而且極具教益的東西。

我們可以搜集到無數的名稱，這些名稱你在地圖上往住是找不到的。

有時，從這些名稱中，可以探溯出某些詞的複雜的詞根^①，只有在古代的語言中才能找到它們。有時，它們不僅可供歷史考證之用，而且也是最簡明、最富有象徵性的命名。

难道象“嚎啕”、“哀叫”、“瞋眦”、“睡虫”这些河流的名称把自己形容得还不够淋漓尽致嗎？

难道“小瓶儿”和“小狐狸”这两条小溪的称呼不招得我們发笑嗎？

“小鬼”和“勇士”这两个村子，能引起人們多少幻想呀！

我們还记得在奥尔沙和涅維尔之間有一个叫作“小城”的市鎮，在这个地方奔流着一条細长、朴素而又秀丽的小河，它的名字就叫作“女市民”。

有这么一次，这样的一些地名：“湖东”、“河东”、“桥东”、“溇东”，久久地尾随着我們的車子。这些地名有时发散出淡水的味道，有时发散出菖蒲的香气，有时发散出树叶的气息，有时又发散出針叶的清香。

在由莫斯科去列宁格勒的路上，在瓦尔戴地方，我們可以遇到这样几个村子：“米隆涅齐耶”，“米隆涅奇”和“米隆努什卡”^②。

我們在一个阳光绚烂的夏日，去訪問了“米隆努什卡”。一場短促的，热烘烘的陣头雨才下过不久，那場雨的雨滴足

① 俄語里的詞是由单字构成的。詞往往一个由另一个派生出来。这样由一个詞派生出来的各个詞就叫做同族詞。同族詞的共同部分叫做詞根，譬如：сад（花园），садовник（园丁），садовые（花园的、园艺的）这三个詞里有一个共同的部分 сад，那就是詞根。詞根总是包含着詞的主要意义，因此它是詞的主要組成部分。

② “米隆涅齐耶”、“米隆涅奇”和“米隆努什卡”都是由“米隆”一詞派生出来的。“米隆”是人名。

有黄豆那么大。雨，本来看上去好象要下很久，但是它不舍得淋湿集体农庄的干草，只是来势洶洶地噴出了一些湿气，便风馳电掣般地往前飞去了。

这时，整个瓦尔戴山地，连同它的那支排列在高低起伏的山巒上的森林大軍、它的那些位于不同高度的草地和梯田以及想必有无数溪澗在其間蜿蜒而流的幽谷，都因忽晴忽雨而蒙上了一层雾气，就好似一幅古老的战争画。在峭壁上巍然屹立着一座苏軍的紀念象：一个战士跪在軍旗的面前。

我們决定在那通向盘踞于高处的“米隆努什卡村”的要道口小休一会儿。这儿地势开闊，使人心曠神怡。要道口正好位在林边。在树林子里，有一棵枝叶茂盛的小槭树，活象一个少年鼓手，赶过了一队队的老树，奔出来迎接我們。

这个可爱的小村子，我們至今还对它念念不忘，就象是在想念某个人一般：“‘米隆努什卡’的日子不知过得怎么样？”，“要是能再見到‘米隆努什卡’，那該多好呀！”

3

在我很早以前讀过的一本外国小說里，一个男主人公，一个情夫，怒冲冲地对他心爱的女人說道：“您怎么啦？不懂得我的話嗎？我講的好象并不是俄国話呀。”

这句话使我大为不悅。在现代的外国文学中，未必再会找到这样的句子了。

我們祖國語言的巨流正在日益廣泛的流傳開去。甚至在那些不久前把俄語看成跟“中文^①”一樣難以理解的國家里，也越來越頻繁地聽得到俄羅斯的語言了。

就是中文本身，雖則仍然是相當的難，但它已不再象人們以前所想象那樣無法捉摸了。

有不少的蘇聯人學習中文。也有不少的人學習俄文。

……在莫斯科一所醫科大學的附屬醫院里，在一群實習醫生中，有一位年青的中國醫生。他講起俄語來極其用心，但是還不怎么流利：他不得不常常找尋要說的字眼。

他孜孜不倦地學習着，手里總是拿着一本小簿子。在這本簿子里，記有許多他才學到的詞句和各種各樣的習題。

一有閒工夫，這位“中國大夫”（人們都這樣稱呼他）就拿着自己的小本子在一个挺舒適的角落里坐下來，他的一邊是一個煮水器，另一邊是一個櫃子，里边放着打從腎臟里取出來的結石的標本。這位好學不倦的學生，摘下眼鏡，合上眼皮，然後就低聲地背誦起某一個動詞的變位^②來。

這位中國大夫甚至在值夜班的時候，也總是坐在走廊里那張擺着一盞昏暗的台燈的小桌子後邊，掏出小簿子來，低低地伏在上邊念着。

① “中文”的原文系“Китайская грамота”，這兩個字的轉意是：不可解的東西。此處語義雙關。

② 變位：在俄語中，動詞按人稱（即：我、你、他）、數（即單、復數，如：我，我們）和時間（現在時、過去時、將來時）所發生的變化叫做動詞變位。

病房里悄无人声。所有病室的門統通都敞开着，傳出了迫促的呼吸声和模糊不清的謔語。偶尔才有一个穿軟底便鞋的护士走过去。

“阿姨!①”不知是誰在喊助理护士。于是这个称呼便把我們帶回到了遙远的童年时代。

很多人都睡不着。在这些人中，有一个是顏料工厂的女工，一个挺温和、挺有耐性的女人。她把沉甸甸的辮子盘到头上之后，还时不时地把面頰在枕头上移来移去，寻找阴凉的地方。

白天，医生給她做了复杂的、使她痛得难受的診察。疼痛直到现在还在折腾着她。她极力不讓自己哼出声来，只是实在忍无可忍了，才偶尔压低声音，迸出这样几个字：“哎呀，我的天！”

接着，一切又重归寂靜。而在走廊里，恰好在这个病室的門旁，值班医师正在輕而又輕地把“муравей”(螞蟻)一詞加以变格②，一面还在費力地練習着对中国人來說是很难念准的“P”这个字母。

这位医师变完了单数諸格之后，就开始背誦起复数諸格来。

① 阿姨，原文是 няня。这詞有两个意思，一为保姆，一为医院中之助理护士。此处系指助理护士。然而，为了与后文呼应起見，意譯为“阿姨”。

② 表示名詞在句子中与其他的名詞发生各种不同关系的語法形式，称为名詞的格。名詞因与其他的名詞相連系而发生的詞尾变化，称之为变格，俄語里共有六格，每个格都有一定的意义，且有单复数之分。

“大夫，喂，大夫！”这个女病人勉强忍住疼痛，几乎是无声地喊着。

医师立刻走到她跟前，替她診脉。

“不，我不是为了这个才喊您的，”女病人吃力地说道。“我不是为了这个。我听见您讀錯了。应该讀作‘муравьи①’，而您却讀成了‘муравей’。讀成‘муравей’錯了，該讀成‘муравьи’。哎呀，我的天啊！”

我那时正好也在这所附属医院里，因此我是这一堂俄文課的目击者。这堂課的經過情形大抵如此。我只不过把这条不长的事实的鎖鏈中的一些环节，稍微作了番更动而已。

在并不違背事实的情况下，我根据我的需要把这件事情的先后程序重行安排了一下。

因为我到底是一个作家呀。

人 物 描 写

1

要是我們想象不出某个人的外貌，我們就不会覺得他是个活生生的人。要是我們不知道事件在其中展开的地点，或者环境，那么我們就很难相信这件事是确实的。

① “Муравьи”是俄文“муравей”(螞蟥)一詞的多数第一格，应讀作“穆拉維伊”，而中国大夫却把它讀成“муравей”(穆拉韦依)，所以錯了。

我們可以分毫不差地描寫出文學作品中的主人公如何咳嗽，如何打哈欠，如何眨眼睛，如何解圍巾，如何吃黑面包或者點心，如何喝香檳酒或者克瓦斯^①，以及諸如此類的動作，然而，這樣的描寫並不能使讀者如見其人，相反地，讀者對他一無印象，遇見他時也認不出來，留在腦子裏的只是一些凌亂的細節。分散的綫條是不能構成一個人的輪廓的。

風景描寫也是如此。可以堆疊起無數岩石，刮起陣陣狂風，描繪每一個山嶺，每一莖草，每一個蜘蛛網，但是結果，却使人覺得只是一片灰溜溜的荒漠。

這就是說，沒有抓住地方或人物最能將自己完美地表達出來的那一時分。但是，如果這個時分給抓住了的話，啊……那麼，那個人就會永遠地留在我們的心裏，而那個地方，我們也決不會把它同其他的地方混淆起來。

我想從那些特別深刻地銘刻在我的記憶里的人物描寫中，引用幾段。首先要提到的是高爾基所作的列寧的肖像畫。這段描寫，內容之豐富、刻劃之細膩，都達到了驚人的程度。我們全都記得很清楚，符拉基米爾·伊里奇在這幅肖像畫中是怎樣被描繪出來的。

“他的一隻手朝前伸出，微微向上舉起，手掌彷彿在衡量每個字眼，同時篩掉反對派的詞句，而用一些重要的原則去代替它們，他證明工人階級有獨立自決的權利和義務，不該落在自由資產階級後面，甚至也不該跟他們并肩同

① 一種用面包或水果發酵製成的清涼飲料。

行，——这一切全部不同凡响。列宁似乎不是依照自己的意志而是真正依照历史的意志說出来的。他的演說的連貫、完美、明快和力量以及站在講壇上的他那整个的人，——就象一件古典艺术作品：样样俱全，却没有什幺多余的东西……”^①

这幅肖像画把一切都包含无遺了：列宁的丰采，他的演說家的风度，在倫敦召集的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气氛以及对演說的美学評价。

“样样俱全，却没有什幺多余的东西”——这几个字表达出了艺术的全部实质。

馬雅可夫斯基作品中的列宁的肖像画，在风格上和高尔基的是截然不同的，然而就两者的实质而言，却极其近似。在下面的这节詩里，跟在高尔基的作品中一样，符拉基米尔·伊里奇也是站在講壇上：

胡子

刷子似的

往上翹，

嘴張开

一場緊張的演講。

在額上的皺紋里，

蘊蓄着

① 譯文除个别詞句外，均引自蔣路譯、时代出版社版的“忆列宁”一書。

人道的感情，
在寬广的头脑里
是寬广的思想。

阿历克賽·尼古拉耶維奇·托尔斯泰也是一位高超的“肖像画家”。

瞧他是怎样在自己的“彼得大帝”中，描写那个显要的波兰貴族的妻子安娜·索华桑斯基夫人的。

“她的帽子歪到了一边，瑪組卡舞曲的乐声仿佛在她的卷发中回旋，她的短短的裙子飘动着，撫摸着她那匀称的大腿，纖巧的、紅后跟的舞鞋忽而踏着拍子，忽而又仿佛不着地似的飞舞起来……”

就在这部小說里，我們可以找到一幅瓦尔戴地方四个铁匠弟兄的“集体的”肖像画：

“格列桑米·康特拉奇从熔铁爐上取下輪軸，放到铁砧上，用一把笞帚拂去那上边的铁渣，笞帚立刻燒了起来；然后，他把蓄着胡子的下巴向老大点了点。老大后退一步，身子朝后一仰，接着又猛地往前偻下腰去，铁錘在空中划了个弧形，他动手打起铁来，——通紅的铁屑四溅到墙上。康特拉奇朝老二点了点头：‘干吧，斯吉潘……’那人拿了把較小的铁錘站在另一头，于是他們就叮叮当当地敲打起来，活象复活节时此起彼落的鐘声：老大先当的抡了一錘，老二随着就巴結地补上两下，而这时，康特拉奇一边把那根铁軸翻来翻去地轉动着，一边耍着小錘子。‘行了！’他喊道，随即就

把這根已經鍛好的輪軸摔到泥地上。‘瓦紐沙，把火加得旺些……’”

“掄”、“補上”(這幾個字用得好极了)、“耍着”這些動詞，用得多么協調、有力，搭配得多么巧妙呀。它們是那么傳神地表達出了壯士們勞動的悅耳、和諧的聲音。

整個這一段文章可以說是“集動詞之大成”。

在另外一位作家謝爾蓋·鮑羅金^①的歷史小說“德米特利·頓斯科依”中，我們可以讀到下面這樣一段描寫：“當大公吩咐別廖夫的急使彼得·勃拉金在啟程之前先去進膳的時候，彼得被一連串的邀請弄得頭昏腦脹：諾夫戈羅德人邀他去尝尝他們的烤肉，蘇茲達爾人請他去吃他們的名菜，魯山人愿饗以盛饌，莫查依斯克人愿以佳肴款待，別洛澤爾斯克人邀他去用他們別洛澤爾斯克的酒食，科斯特羅馬人請他去嘗他們的飯菜，彼列斯拉夫夫人為他煮好了出色的魚湯，烏拉基米爾人為他準備了著名的薄羹，而莫斯科人也為他安排了珍饈。”

這段描寫可以稱為“集名詞之大成”。

關於人物描寫，我不想多談了。這方面的例子是不勝

① 謝爾蓋·鮑羅金(生於一九〇二年)，蘇維埃作家，一九二五年起即從事寫作，一九三三年發表了長篇小說“埃及人”，後來又發表了短篇集等。他最成功的作品是歷史小說“德米特利·頓斯科依”，曾榮獲斯大林獎金。這部小說描述了人民如何支持莫斯科大公德米特利·頓斯科依反抗金帳汗國的侵略，如何在沃熱河畔痛開了驕韃人，以及如何在庫里科沃獲得了歷史性的勝利。

枚举的。

我們来看一下屠格涅夫所作的心理描写。被描繪的是他的朋友华西里·彼得洛維奇·朴特金，一位文学家兼批評家。

“他是个聰穎絕頂的人，”屠格涅夫写道，“就象一瓶上品的葡萄酒一样，已經完全澄清了，变得晶瑩而清彻，——然而，有时，他那种老年人式的講究享乐的苛求的态度却叫人生厌。他仿佛有好几張嘴巴，除了肉体的，还有美学的、哲学的等等，——而他是同时用所有这些嘴巴咀嚼东西的。”

下面是一幅色彩絢丽的儿童肖像画。这便是潘諾娃的“謝辽沙”。

“他睡着了。披着淡黄头发的脑袋很自然地向后仰着，两条瘦弱的手臂摊开着，一条腿直伸着，而另一条腿屈着，仿佛他正在登上一条很陡的楼梯。头发細而薄，分披在两边，露出了前額，前額上眉毛的上方，就象小牛犢子那样，有两个地方倔强地隆起着。长着濃密的睫毛的眼臉，紧紧地闔着。嘴巴的中央微微启开着，而嘴角却被睡梦所粘合。他无声地呼吸着，宛如一朵小小的花儿。”

这真是一幅令人神往的肖像画。如果說还有不尽完美之处的話，那便是稍嫌冗贅了些。

下面是巴格列茨基^①所作的一幅具有巨大感染力的社会性的肖像画：

奥潘諾斯戴着毛茸茸的皮帽子

好似画中的人物，
那件皮大衣是从戈麦尔城的郊外
一个死了的教士身上剥下来的。
皮大衣——这可是用皮做的衣服呀——
穿在身上，热得够呛，只好把衣襟敞开！
英国式的上装
是在伐勃略尔基河的那头弄到的。
他的手里握着一根结实的皮马鞭，
那上边沾满了马驹的汗沫；
手枪挂在一根小链条上，
而链条是从教堂的枝形灯架上取下来的。

我記起了阿历克賽·尼古拉耶維奇·托尔斯泰是怎样
嘲笑方言的，他說：

“在俄罗斯語言中，有‘цепочка^②’和‘фортка^③’的
講法。然而，‘цепка’和‘фортка’^④这样的字眼应当廢除。”

① 厄杜阿尔特·格奥尔吉耶維奇·巴格列茨基(1895—1934)，苏联
詩人。这里所引的一节詩节，出自他的最大的作品：“奥潘諾斯之歌”，这首长
詩发表于一九二六年，是用民歌的风格写成的。它描写了国内战争时期的烏
克兰，歌颂了那些效忠于革命的人們，长詩的主人公奥潘諾斯由于背叛了人
民的事业，终于毁灭了自己。

② “Цепочка”意为小鏈条。

③ “Фортка”意为小气窗。

④ “Цепка”也是小鏈条之意，然而系烏克蘭地方的方言。上面一节詩
中“小鏈条”的原文即系此字。“Фортка”也是小气窗的意思，亦系方言。